

■ 绿色视野

对欧洲人的荒野观的历史与系统考察

汤马斯·克慈夫和沃娃·文森泽提*/文 高山/译

摘要：这篇文章对存在于当代西欧文化中的历史与系统的荒野观展开研究。在描述了与启蒙时期出现的世界观相联的荒野观之后（神学的、早期启蒙的、自由主义的和民主主义的），作为一个批判的回应（卢梭主义、早期浪漫主义、英国和德国保守主义），我们概括出这些传统荒野观的最新转变：荒野作为一个生态的客体，作为自然自我肯定的地方，作为一个令人激动的地方和非道德与无意义的领域。在结论中，我们表明荒野概念的内在模糊性所引起的实践相关性。

关键词：欧洲；思想史；视野；价值；荒野

1. 介绍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西欧文化在自然欣赏上已经有了从欣赏文化景观到欣赏荒野的转变。荒野经常在旅行手册、休闲杂志、户外教育与训练活动还有电视节目等中被提到。在欧盟和国家层面的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中，人们把荒野放在自然保护的议程上。“对荒野的渴望*”已经成为西欧文化的一个普遍的趋势，然而这绝对不可以一概而论。哪些地方被认为是荒野，为什么荒野被欣赏，这一点在不同的团体中观点也不一致。

在这篇论文中，我们对存在于当代西欧文化的荒野观类型展开系统的研究。我们的分析是根据已被很好证实的理论，即构成荒野的因素并不是某一地区特定的生物物理特性，而是根据文化模式的解释来把特殊的意义归因于荒野*。这些解释包含把人们内在的荒野投射到外在的自然上，而这些解释中的共同之处则是一个地区被理解为“一个反宇宙*”或者更确切的说是*道德上*与文化相反的世界。

根据这种解释，人们不把荒野看成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而是一个对具有象征意义客体*的有意义的安排，它使野生自然的许多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意义显现出来。人们看

待、概括与评价荒野的模式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改变*。除此之外，在各种文化之内和之间，一直有对荒野的各种相互竞争的解释模式，这一现象在当代有迅猛增长，但绝不是说以前没有*。

因此，我们需要承认：没有一个真正的荒野存在*，那种试图就生物物理和空间的参数来界定荒野的努力是徒劳的，并且没有切中要害。确实，从语义上假设这种一致的荒野概念本身可以看作是意识形态的表达，意图在消弱人们对当代在西欧文化中普遍存在的荒野观的接受力。

尽管关于荒野观的文献众多，但系统的介绍欧洲人荒野观的类型研究还不多。纳什*和奥尔斯来格*写的经典作品为我们提供了关于美国人对荒野想象的不同论述，但这些并不是现代欧洲人的想象。最近的一些研究*也有这样的局限，同时这些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充分考虑欧洲人和美国人在荒野观上的差异*。关于欧洲人的荒野观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或者集中在某一特定的方面，例如野山*或者范围很宽泛，但并没有提出系统概念上的差异*。

我们假定，荒野观确实总是主观的并且具有特异体质特征的，但同时它们也依赖于人际间的由文化塑造的解释模式*。这些解释通过社会化而内化，而且通常是无意识的被使用*。我们的分析方法包括通过强调并整理这些荒野的共同特征来来建构这些观念的理想模型。

因为每种荒野的意义都蕴含着与人类文化相反的世界，这些类型的荒野观一定是通过诉诸这样的观点来建立的，即不同的文化和自我解释如何理解一个人和个体的社会存在。今天，许多这样的“世界观”范围是存在的。我们的主题是当代主要类型的荒野观可以根据在启蒙和启蒙批判回应时期兴起的一整套明确的古典世界观来定义。这样的一种重建是可能的，因为世界观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即使它们并不是永远不变和永恒存在*。因此，它引用古典类型的世界观：第三部分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第四部分的卢梭主义、早期的浪漫主义观点和保守主义*。这并不是否认这些古典的世界观自兴起之时已被改变。第五部分将研究一些新型的荒野观。我们开始简单讨论前启蒙时期的荒野观（第二部分），因为从一些方面来说，现代的荒野世界以此为背景会被更好理解。在结论中，我们将总结一下我们的分析结果，并谈及它在实践上的相关性。

2. 前启蒙时期的荒野观

尽管原始的自然宗教*把重心指向自然，但在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这种指向被一种神圣的法则所代替。这种神圣不再从自然中被发现；相反，那种没有开发的自然成为邪恶和魔鬼出现的地方，也被看成是堕落后的腐败，成为眼泪的溪谷，在这样的地方，人类注定要走出荒野。这样，例如山被解释成被洪水破坏的平的地球的残留物，而海洋则是洪水的残留物。在这种对荒野的消极视角中，荒野是一个真实的具有比喻和象征意义的道德邪恶之地，它们是过一种神的生活的阻碍，但这一对荒野的消极看法在十七世纪一直是一种主导。从宗教的本性来看，它并不是文化秩序的必要的“另一面”，而是对基督教秩序构成危险。从熟悉的文化领域跨越到不熟悉的并且没有边界的荒野，正如所谓的巫婆被相信是具有担当能力一样，会被谴责并遭受惩罚。

然而，自然同时也被认为是上帝的造物（属于神圣的完美领域），人类被认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创造，被赋予征服地球并使神圣的秩序得以完善成熟的使命。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荒野不仅仅是一种庆祝上帝辉煌的象征的系统*，它对原生自然中恶魔力量的权利：“你用自己的力量分开了海洋；你把海上魔鬼的头打到了水上*。”

3. 启蒙时期的荒野概念

3.1 早期的启蒙时期：荒野是一个未被破坏的激发神圣的地方

十七世纪，基督徒的荒野观有很大改变；现在也有可能对荒野赋予积极的意义*。这一前提条件是从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对外部和物质的自然进行重新评价*，同时也包括引进一个对无限的审美：尽管在传统上人们认为世界是有限的（仅仅上帝是无限的），现在人们假定上帝的特征也适用于它的造物，正如著名的亨利·默尔（1614-1687）在他对空间的精神概念分析时*所宣称的那样。这样，正是这种没有被开发的自然被认为是神圣和高尚的。总的来说，可以发现两种不同的解释*。

第一种解释是被爱笛逊（1672-1719）发展的。他努力解释为什么沙漠、陡峭的山脉或风暴肆虐的海洋并没有只是引发恐惧而是一种模糊的“令人愉快的恐惧。*”他假设这种现象的广度与复杂性超越了人类想象力的把握，因此引发出一种关于无限的思想*。从这种观点来看，荒野成为一个神意出现的地方，而且崇高是可以感觉到的。特殊的是，山

被看作是“自然的教堂”，而“自然的教堂是有全能的神所建造的。”*

第二种解释是以沙夫茨伯里（1671-1713）为代表的“野外让人愉悦”，这一事实解释如下：如果人们把自己投入到对无目的的和未被人类行动改变的自然观察中，他们就会理解它的神圣的和谐秩序，并且在一种“理性兴奋中*”。就是这些看起来是无序的和实用（从人类思想中的秩序和有用性这一视角来说）的自然最后证明是完美的宇宙秩序的一部分。“不能宣布在宇宙中对所有事物的使用或服务，但我们依然能够相信所有事物的充实。看起来有缺陷的事也是可爱的；无序成为一种常见；腐败成为有益处的。”* 荒野作为一种未被人类破坏的原始秩序而获得意义。“我不应该抵制在我身上日益成长的对自然事物的热爱，它既不是艺术，也不是人类的自负或狡猾已经破坏了的真正秩序*”

3.2 自由主义：荒野作为一个战争的场所，一个被侵占的客体和自由的地方

随着启蒙时期与神学世界观的割裂和现代科学的兴起，一些新的世俗的个体和社会的观念出现。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新的荒野的意义。在自由主义中，荒野作为一个未被探索、控制、利用和威胁的领域，它象征着前社会时期的自然状态，有一种自我保存*的自然冲动，或者这种冲动与金钱的发明联系起来*，这导致了霍布斯所说的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状态。作为一种逃出这种两难困境的方式，自由主义建立了国家：社会契约建立在实用主义的理性立场之上，作为一种把利己的和竞争的个人之间的战争状态转变为和平共存的方式。然而，这种状态并没有努力根除人性本能中的内在野性，它只是限制或疏导这种野性。它保护生命、财产和自由，它被理解为“不会受到另一个人的不经常的、不确定的、未知的和武断意志的影响*。”因此，内在的荒野继续对社会的稳定状态构成威胁。相应的，外在的荒野（例如没有被探索和控制的土地或海洋）被看成是无序的和危险的自然；进一步来说，由于开化的主体从外在和内在的自然中解放出来，其结果就是自由使用他或她自己的智慧，外在的荒野必须而且能够被探索、开发、控制和利用。什么构成了开发的和未开发的荒地，这一点是以欧洲人为中心的观念决定的，即他们把整个外国的大陆看成是需要被征服和开发的荒野，尽管其他的文化已经在那里发展起来了*。

荒野也可以被看成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真正的地方。在那里，个人可以根据他的或她的自己独特的个性而生活，不用受到政府规则或社会习俗的限制，无论这样的规则或习俗多

么的有用和必要。作为经济竞争的一部分，荒野作为驱动竞争与发展的必要刺激而受到欢迎。是这种非被规定的自然因素保证了人们在生产、积累财富和创新潜力的利益，而这种利益确保了“每个人的福利和正义，与个人表现能力的水平相一致*”。在未被规定的荒野兴趣与人类的非趋同性相符合。根据约翰·穆勒（1806-1873），后者的数量“在社会里一般来说与天才、精神活力和道德勇气成比例”，这一观点符合吉尔平所介绍的风景如画的审美和兴趣一致。根据威廉·吉尔平（1724-1804），风景如画这一术语适合于一些具有“粗糙”和“崎岖”这一类术语的客体，例如“粗糙的山峰和陡峭的山”，如果对它们的冥想所激发的“简单的观念”没有与在个体意识中所形成的复杂思想交织的话。然而，既不是一般的思想也不是与社会风俗的联系引起。通过这种方式，风景如画所激发的是先于任何秩序的社会风俗，例如“认识意义上的荒野”。

然而，荒野不能被看成是为我们质疑道德或社会秩序提供指导，因为自然被认为是和谐有序的系统，而恰恰相反：“人类因此彼此不和谐而被绞死或监禁的所有事情在大自然中是家常便饭*”。自然由于巨大的时空延展和纯粹的威力激起了情感，具有与羡慕其优秀所完全不同的特征*。

3.3 民主主义：荒野作为自治的主体自我体验的媒介。

在启蒙时期的民主主义中，我们把康德（1724-1804）看成是一个最杰出的代表。在他那里，荒野被消极的看成是一个本能与情感的领域，因此缺少自由，主体只有在他或她自主行动时才是真正自由的。例如他或她遵守自我给定的理性法则，并不屈服于快乐或偏好。*如果人类要受理性指导，并自由的以道德上适当的方式行动的话，受欲望支配的未被规范的内在本性必须被人类控制。外在的荒野代表了人类依然要受自然力约束的地方。在这样的情境下，康德赞成“人类从伊甸园中”走出来，作为“从自然的守护到自由状态的过渡*”。荒野也被看成是无序的领域。如果一个国家的宪法建立在自治个体理解了理性行为在促进共同善的必要性基础上，这样的宪法就会被看成是有序和公正的。但尽管如此，如果我们忽略了这种德性与理性的指导，荒野所象征的社会的无序会占上风。

十八世纪晚期，一个更广阔的文化运动发展起来，荒野成为一个崭新的对自然之崇高的世俗体验的主体。在这样的体验中，荒野变成了主体心智战胜在感性上具有颠覆力量的

挑战的胜利*。荒野被看成是一个觉悟的主体的自我确证的中介*。相当巨大或无序的自然现象会挑战我们的想象力；但它并没有直接引发厌恶或恐惧，而是同时也激起“消极的快乐*”（数学上的崇高）。这种情况比较类似于如果我们从一个安全的地方观察自然现象，这种自然现象的巨大物理能量会让我们震撼（力学的崇高）。当我们每次意识到我们作为感性存在的有限性唤起我们心灵中超越感性的能力时，消极的快乐也随之发生。因此，对自然的崇高的情感是我们自己作为理性的存在的尊重。这样，正如我们下面要考察的沙芙茨伯里所说的，荒野本身并不是崇高的，而是主体超越了感性与本能的本性后确证自己的理性存在的杰出地点。

4. 启蒙批评时期的荒野概念

4.1 面向启蒙批评时期的转变：荒野作为未被疏离的生活的象征，并作为有德性的社区生活的代替品

在从启蒙时期的民主主义过渡到启蒙批评过程中，荒野有了进一步的内涵，我们可以从让·雅克·卢梭（1712-1778）的作品中看出来。在他的历史哲学中，卢梭把从随着人类能力的发展，一个真正的荒野景观转变成一个农业乡村的变化联系起来。在这一历史中，人类从独居和非社会化的存在演化而来，从中经由了这样一个阶段，即人类作为一个牧民群体生活在当代世界。根据特拉亨伯格*，这“不仅仅是一个堕落的故事。卢梭的态度很矛盾*”，这导致了荒野的模棱两可的概念*。

与对卢梭的荒野观的常见解释巧合的是，荒野在这里具有伊甸园的内涵，并被认为是美德的象征，独立于道德颓丧的社会。荒野被时髦的认为是群体的“好”的生活。这做为由理性的美德和非疏离化的生活模式，并与现代生活的条件成正比。在这样的荒野中，它会给个人以安慰和为人提供避难所，一个（重新）进入“他”或“她”自己生存情节的地方*。

同时，下面的解释挑战了卢梭假定的原始主义：即荒野不被看成是人类的理想状态或个体的理想地方。卢梭所珍视的是人类展开的完美，这包括人类从独居到成为社会物种，从荒野到开垦的乡村的转变。从个人体验这一层面来说，荒野对卢梭来说“仅仅是第二号

的：对社会中的快乐不再可能的安慰*。”卢梭解释的他的孤独的荒野体验，是作为自傲和自我满足的产品来解释的。

这样，卢梭的理想会是一个共和的农业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土地被开垦，未疏离化的生存与理性的美德联系在一起。但既然当前的条件与这一理想相距甚远，那么逗留在未被破坏的荒野可以成为在一个有德性的社区里生活的最佳替代品。

4.2 早期的浪漫主义：荒野是一个游荡的情绪、原初的混乱和摆脱文明禁锢的自由之地

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始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这场运动被启蒙运动的经历所塑造。启蒙运动废除了良好的基督秩序，赋予自治的主体以权力，但没有成功地把理性看成是给予意义的权威，这导致的意义的丧失和世界的祛魅*。

“正因为如此，这是所有诗歌的开始。即撤销理性思考的发展与法律，把想象力的美的混沌注入到人性的最初无序中。*”斯莱格（1772-1829）写的这些话表明早期的浪漫主义者有多么的不信任理性，而且还反对理性：他们欣赏不是用理性解释的审美自治和无理性的荒野。人们看到乌鸦、悬崖和瀑布所产生的复杂情感不能作为解释康德作品中所说的人的理性优越于自然的证据，而是看成一种排除理性的自然的黑暗面的表达，荒野的威胁力与狡猾促进了一个审美上多产的主义与审美上对这个世界的再迷恋。恐怖的或具有威胁力的自然反映了一个人的心灵在“浪漫的痛苦”中的深渊，“浪漫的痛苦”这一术语是皮尔资*所使用的用来表达浪漫主义内部的哥特式倾向。然而，“浪漫的渴望这一本性是永远无法满足的*”，因为尽管浪漫主义指向一个超验的东西（最终是上帝），浪漫主义所寻找的是地球上的自我实现，我们没法在那儿发现，“但只是在那儿寻找，整个世界会成为一种天堂的提前体验*。”在他的《碎片》中，诺维斯（1772-1801）把这描述为“浪漫的”或“使之成为浪漫”。荒野作为与理性相对的对立面，它作为一个“游荡的情绪*”的最佳地点。

浪漫的痛苦也因为这样的意识而被增强，即通过神意而达到的统一和融合在所有的世间领域中不可挽回的消失了，这超乎了人的审美想象之外。因此，与保护主义的心灵相比，浪漫主义把他们的希望寄予在积极的乌托邦的未来和荒野，正如一切无法达到的距离一样，例如东方、童年和所有无法揣摩的、怪异的和非理性的一样，这些乌托邦的未来和

荒野获得了一个代表更好未来或遥远世界的承诺的重要性*。在这种对世界理解的浪漫主义路径中，期望比任何现实意义的满足获得了更加具有挑逗性的能量，它让位于一种快乐，这一快乐遵守着一种注定要渴望的“无休止的重复”的强迫。这意味着真正的荒野从来不能被到达。只要想象中的荒野被到达，那么渴望的脆弱建筑就会倒塌，揭示出这种意义寻求的无用性。

4.3 古典英国保守主义：荒野作为一个自然崇高的地方，促进自我保存以及社会同情

爱德蒙·伯克（1729-1797）是早期古典英国保守主义的代表，他以一种新奇的方式来解释自然中的崇高经历*。通过这种做法，他为发展一种新的积极的荒野视角奠定了基础*。

伯克与已被广泛证实的假设分道扬镳。这一假设认为崇高的体验与心灵的提升相一致，而伯克发展一种关于崇高的身体社会理论，减少心灵和理性在这种体验中所起的作用*。自然如果“适合激发起痛苦和危险的观念*”，它就是崇高的源泉，例如由于它的模糊*，能量*，巨大*或无限而感到“恐惧*”。自然的崇高效果是它让我们的理性能力瘫痪：当自然的威力巨大时，它引起惊诧，次一级的效果是羡慕、敬畏与尊重。这种惊诧是灵魂的一种状态，即所有的活动都暂停，心灵完全被自然的物体充满，它不能容纳任何其它的物体，也不能对崇高的物体进行反思。尽管如此，只要这种形式不包含对生命的危险或让我们瘫痪，自然的崇高所能促进的不是快乐，而是一种让人快乐的恐惧，一种与恐惧相结合的平静。这是因为恐惧属于自我保存，增加精神的动力，因此加强身体与积极的力量。通过这种方式，自然中崇高的体验作为一种“治疗剂”。

根据伯克，崇高的体验所促进的不仅仅是个人自我保存的利己本能，同时也是指导人类的社会存在的第二大本能：当自然的崇高充实了我们的能力，它使我们面对自己的有限，加强人与人之间的同情纽带。“我们感受到的痛苦使我们去援助那些痛苦的人来减压，而这先于所有的推理，通过本能使我们努力朝自己的目的而不用我们意见一致*”这样，伯克对崇高的解释远非表明自我的自治，而是最终使个人属于社会和伦理的环境*。

4.4 古典的德国保守主义：荒野作为受欲望驱使的野性领域、最初的能量、真实性和潜在的秩序

在古典德国保守主义中，自由主义社会和现代都市被认为是野蛮的，它们被看作是一个冷漠的不道德的和荒淫生活的象征或事实上的存在地*。它同时也是一个受利己驱动的不自由的存在的象征和事实上的存在地*。相比之下，真正的自由和理性的行动是在范围之内发展个人的使命，服务于既定的社会等级秩序，因此为保护和发展传统秩序的特性做出贡献。从这一脉络来看，古典的德国保守主义珍视独特的文化景观，而不是野外景观，前者被解释为历史发展的结果与象征（I）人们根据后者的自然条件与品格很谨慎的使用并塑造居住地。（II）特殊的环境条件已经塑造了人们的感受、语言、信念和思维方式。例如它们所共有的品格。通过这种方式，人们与他们的居住的土地一起发展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成了一个和谐的统一：一个独特的文化景观*。自由的社会和现代的都市不被认为是由人类文化风景所代表的人文状态的发展工具，而是堕落和野蛮的表现。

除此之外，荒野在积极的意义上被看成是最初的自然，先于文明的自然和人类依然居住在自然条件中的地方。这样，它包含两个方面，潜在的有秩序的个体与多元性，并且具有冲动去表征他们。这种保守的对荒野的欣赏根源于赫德的真实性的理想和他的历史哲学，这一历史哲学以沙夫茨伯里和莱布尼茨关于和谐的宇宙观理论为基础，并增加了自然历史的理论视角*。

对这些荒野意义的著名的阐释来自威廉姆·汉瑞和瑞和（1823-1897）。被时髦地看做是较少受文明影响的未被开发的自然与人被时髦的评价为是文化发展的假设的、不腐败的和积极的遗迹，并必须作为发达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被保护*。在德国，荒野基本上是在森林中：“我们必须保存[野外]的森林，这不仅仅是保护我们的火炉在冬天时不至于变冷，同时也保证我们民族生命的脉搏温暖而欢快地跳动*。”当地的荒野等同于青春的源泉，它既包含前道德的善也包括创造性的能量，它可以反抗现代都市的颓废的生活，都市是一个回到邪恶和不道德的野性之地，也是令人窒息的民主官僚之地*。走入荒野之后，一个人能重新点燃他们的自然能力，去体验真正活着的感觉，本能意识到自然秩序*。

我们已经看到，在保守主义之内，荒野概念的内在差异摆在面前。首先，荒野在纯粹自然或“自然*”性质的意义上与积极的原初条件相联，而没有边际的荒野代表着随着启

蒙和工业化带来的文明发展中所有出问题的东西。第二、原初的荒野会激发顾虑，而这是文化发展的必要，发展既是保持原始状态同时也是脱离原始状态。

5. 传统荒野观的最新演变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描述了出现于欧洲文化历史中荒野概念的基本内涵。在这一部分里，我们归纳出这些传统荒野观念演变的四个例子。

5.1 荒野作为一个自然生态条件的区域

随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现代环境运动的兴起，“荒野”这一术语做为一个未被人类改变的“自然”的区域获得了一种积极意义，“荒野”做为一个“自然”的生态条件的区域获得了积极的意义，也就是说，这些区域未被人类改变。从这一视角来看，“自然的”基本上有两种含义*：（i）秩序或系统的*自然性*，在历史上通过自然的自我组织能力而产生，没有被人类所影响：这个的确处于生态上纯粹的状态；（ii）*野性*：在一个地方之上存在的自然过程未受人类活动的影响。

一种生态形式的荒野观融合了两种含义：荒野由于它的自然性而被珍爱，因为人们假设自然的自我组织会引向一个独特的和谐的生态秩序，并具有特定范围内的生态多样性。人为导致的变化被认为是一种扰乱，它威胁到一个天然的和完美的秩序，这一秩序的复杂性超越了人类的能力（一些对这一观点持支持意见的人容许由土著人做出的改变，很有问题的是，他们没有把文化的特性赋予他们，而是认为他们“属于”野外的自然，在这种意义上，人们或许称他们为“生态上崇高的野蛮人”）荒野被认为是进化的前提条件，并保持着完美的自然秩序，它能激起这样的情绪即“让自然自己运行”。这一荒野观代表了重新制定在长期“自然平衡*”的意识形态中所表达的宇宙乐观主义。沙夫茨伯里的哲学和身体社会—神学结合，并把真实性的思想投射到自然。这样，自然的完美秩序越来越不再认为是静止的，而是存在于经常的自我转换过程中*。

另一种不太流行的对荒野观并没有融合上面所提到的两种荒野的内涵，而是仅依赖于这样的荒野思想：荒野是由于它的很多各种各样的生灵所展示的未受阻碍的自然过程被珍视，每个生灵在个体上都努力保持自身存在。这种荒野观看起来被渴望摆脱社会对本能的驯服而激发。例如冒险家路德·尼博格的事例证明了这一点，他寻求通过在丛林中求生的

方法将自己重新融入自然。在丛林中，他只带最基本的设备，并努力克服妨碍他的“自治”的文化偶然性，而这并不出于理性，而是出于直觉。

5.2 荒野作为一个自然的自我重新支配之地

自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一直有对荒野的较高的欣赏，荒野被看作是一个过程或自然的自我确证*。我们可以部分地把它理解为采取了历史上对废墟的欣赏，这种对荒野自然的欣赏与一种看起来是一个沿袭已久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即“放弃已经安顿好的土地”比原初荒野的持续的存在更是不体面的*。

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了诸如“林地、未被使用的生产地、水道、废弃的地点或棕色地带，尤其是通过自然选择而自发成长的植被，这些区域表明着自然的而非人为的代理权在控制着对土地的塑造。这种类型的荒野观的本质是自然被看成是它对曾经被人类所控制的地方重新赢得了控制权。从这种观点来看，原先所开垦的土地痕迹必须在这些地方中被辨认出来。例如以荒废的工业厂址的形式*。把荒野看成是自然的生态条件*这一观点暗含着对自然性与野性的理解，而与之相对比的观念则是把荒野看成是一个自我确证的地方，它表达了荒野的理想；尽管它的自然与原始的自然不同，但这不能被看成是一个缺陷。而是，荒野与文化遗产的结合来解释了它的魅力。这种魅力也在对自我确证的生态解释中找到表达：一种新的未被人类居住所影响的条件自然而然的涌现出来*。

5.3 荒野作为一个能给人们带来兴奋的地方

在过去的二十几年里，在基于自然的极限运动中，荒野是作为一个给人们提供一种“摆脱日益规范的文明的生活方式”的兴奋之地而受人瞩目*。至于这种效果是*如何*实现的，我们能够区分出至少三种版本来把荒野看作是兴奋之地。（1）人们会体验到一些将要发生的无法看到或预料的风险，这类似于伯克所说的“令人快乐的恐惧*”。这种风险被看成是重新建立与最根本的人类情感与身体反映的联系，而这一点在舒适的城市生活中已被疏离了。恐惧的体验被解释为这样一种时刻，即人类与真实的自己建立紧密的联系。荒野中的兴奋与死亡进行象征性的游戏*。正如伯克允许人为的崇高，自然在这一恐惧的版本中是第二位的；“快乐的恐惧”也能通过一些非自然的极限运动来激发。（2）相比

之下，自然在第二种变化中至关重要，这使人们想到了瑞和所描述的荒野观*。它受到求真愿望的激发，以去弥补当代城市生活的疏离感，这种疏离不仅是与普遍的人类情感疏离，同时也与自己真实的本性与个性疏离。在这里，不受阻碍的积极的身体能力已代替了冥想式的自省。而这作为一种触摸真实情感的方式。（3）通过征服由荒野提出的身体的挑战，人类体验了处于掌控之中的自我。这种赢得的自信让人想到康德提出的人在体验崇高时的自治。后者的特点是，注视者当处于安全之地时候，他们的想象力被这种体验所超越；自信的获得是通过超越感性，并遵循理性的概念而实现，与此相比，风险的因素在于运动人的身体在体力上被超越，自信来自这个人的理性控制，并积极使用他们的本能与身体的能量。

5.4 荒野作为一个非道德和无意义的领域

目前所描述的不同的荒野观中所共同的一点就是荒野作为一个具有特殊道德内涵的有意义的反世界。相比之下，在存在的虚无主义情境中，例如尼采（1844-1900）的晚期作品《超越善恶》，它猛烈评判各种道德，把任何一种道德都看成是伪道德，荒野和野人成为一种非道德的存在的代表，他们超越了一切道德评估：荒野是一个地方或一段时光，在那里，所有的价值评估都被搁置起来*。在无意义的荒野的组成中，自然所吸引我们的并不是因为它所投射的道德意义适合于某种特殊的道德框架，而是因为它的他在性，打破了这种道德框架*。

一个相似的但不太激进的荒野的意义来源于暂时搁置对意义的赋予。赛尔*已经把这样的自然观看成是审美的冥想，仅仅是一种没有超越现在而停留在现象中的面貌，因此，对所有意义的赋予都建立一种距离感。荒野是有价值的放松之地，它可以从文化领域中的意义上放松出来，从道德上的休憩。

6. 结论

在描述了一套基本的世界观之后，我们已经发现了欧洲人荒野观的限定的范围，多数当前欧洲人的荒野观可以以这一分类为基础。表 1 提供了对这些视野的分析。

表一：欧洲人荒野观类型

前启蒙时期	
前历史的、古典的和神秘的时代	文化秩序的必要的“另一面”
中世纪基督教	邪恶的和魔鬼存在的地方，神圣生活的障碍；上帝创造物的一部分，完美的，倾注上帝的辉煌和力量
启蒙时期	
早期启蒙时期	未被开发的自然是一个未被破坏的神圣的崇高之地； 可以触摸到神圣的存在和崇高的地方； 一个未被人类毁坏的完美的纯洁秩序
自由主义	未被探索的、未被控制的、未被利用的和/或具有威胁性的区域； 象征着前社会时期的自然状态，例如战争； 是对征服的客体：被探索、控制和利用； 为了根据自己独特的个性生活而自由于征服秩序和社会禁锢的影响； 没有道德引导； 内在的荒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驱动力
民主主义	缺乏自由的地方； 需要被克服的本能的和情感的领域； 人类屈服于自然力的地方； 社会无序的象征，拒绝或忽略合理的行为，致力于追求共同的善；
启蒙批评时期	
启蒙批评时期的过度	简单的好生活的象征； 理性的德性和未被疏离的生活的象征或模式； “商业社会”的野性：不自由的，不理性的，而且是疏离的

<p>早期浪漫主义</p>	<p>游荡的情绪、最初的混沌和自由与文明的束缚的地方；</p> <p>荒野作为一个没有理性的、非理性的领域，同时也是作为暴力和黑暗情感的领域；</p> <p>神意最初的统一和融合之地；</p> <p>内在的混乱，无法取得的自我实现，永恒的渴望，自由由于启蒙时期的客体化和“祛魅”化的世界的象征</p>
<p>古典英国保守主义</p>	<p>崇高的荒野会让我们的理性能力瘫痪；</p> <p>激发自我保存的冲动；弥补文明带来的软弱；</p> <p>它的俯瞰一切的崇高加强了人与人之间同情的纽带，这样使得个人屈从于社会</p>
<p>古典德国保守主义</p>	<p>荒野象征着受利己主义驱动的非自由的存在之地；</p> <p>好的、天真的、受本能驱使的，个人真实性的未腐败的原初条件和潜在的（隐藏的）秩序；</p> <p>包含着前道德的善和原初创造力的青春源泉</p>
<p>最近的改变</p>	
<p>生态客体</p>	<p>自然的自我组织会带来一个和谐的生态秩序（自然和野性的理想）；</p> <p>欣赏生存竞争中所表达的自然过程（野性）</p>
<p>自然的自我确证之地</p>	<p>荒野作为被珍爱的自然，它重新赢得了曾经是人类所控制的地方的掌控权；</p> <p>它的魅力是由于混合了荒野和文化的遗迹的特性（荒野的理想）</p>
<p>兴奋之地</p>	<p>逃避了生活的琐事而感到兴奋；</p> <p>重新建立了与普遍的人类情感和身体反应的联系；</p> <p>使真实的情感成为可能，抵消了与一个人真实的本性和德性的疏离；</p> <p>通过征服身体的挑战而达到的自信</p>

非道德和无意义的领域	与道德割裂开来； 暂时把意义赋予搁置起来
------------	-------------------------

我们研究的荒野类型目的不在于分类，而是做为一个探索性的工具，它可以用来解释相互竞争的价值估价和荒野话语中的误解。

例如，在德国的巴维国家森林公园的“自然区”内，这一区域被公园当局看作是不仅是“必要而无害*”的荒野，而且是会给予敬畏与自由的体验。另一方面，对于相邻省市的市长来说，这些区域意味着家园和旅游的锐减*。我们对不同的荒野观的概要了解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种矛盾的解释。我们相信，这种解释对具有透明的并有建设性的政策制定和计划具有重要的意义。它通过追溯不同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荒野的多元意义来实现，这些多元意义深深植根于我们的文化历史和对荒野的观念历史的多元意义。这样，使我们感觉到这样一种事实：把一个地区看成是荒野的相互竞争的解释最终根植于不同的世界观中（而不是纯粹主观的偏好）。不管一个人是否接受这一观点，即这些世界观最终具有平等的价值，一个人不能在它们中间作出基于理性的选择。因此，很明显，这些冲突仅仅能通过复杂的协商的社会过程来解决，它们不能仅仅通过诉诸社会事实来决定。进一步来说，我们对荒野观类型所做的研究能根据所解释的荒野观辨别环境的哪些特征是重要的，这可以支持环境设计与计划的实践。

我们对欧洲人最近发展的荒野视角所做的调查表明：目前这些视角的范围既是可持续的，也代表着最近的趋势。在后者对荒野理解的生态视角中所体现的自然化-即把荒野看成是引发激动情绪的地方-看起来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前者包括把三种不同的自由思想投射到自然中：自由作为一种摆脱禁锢的东西（正如在古典自由主义中所体现的），自由作为一种可以达到自我实现的自治（正如最初在康德作品的自然的崇高观念）和自由作为一种真实的存在状态（正如在赫德的理论中所体现的那样。）

现在越来越明显的是(i)在不同的世界观下，对荒野的视角也不同，而且(ii)在一个世界观中，荒野的视角也不同。在这里，荒野或被欣赏或被憎恶（例如作为自由的领域和在自由主义中表现的战争状态，或者同样一种荒野的现象中，内容也是模糊的（例如，在德国的环境保护中自然的荒野或把荒野看作是自然的自我确认之地。）。）。

最后，我们的调查表明，当谈到把美国的荒野思想引入到欧洲时必须谨慎，这一点在欧洲自然保护中对荒野的支持者经常提及的。这并不是因为每个地方土地使用模式的差异，而是因为美国的荒野视角中有一种美国人所特有的荒野视角，例如粗糙的个人主义思想作为民主社会化的基础。

致谢：微娃·文森感谢哈姆波特基金（Humboldt Foundation）会对她所做的研究的支持。

注释：

本文的英文原文为 *A Historical and Systematic Survey of European Perceptions of Wilderness*, 此文最初刊登于环境价值杂志 *Environmental Values* 23(4): 443-464, doi:10.3197/096327114X13947900181590。具体网址为：<http://www.ingentaconnect.com/content/whp/ev/2014/00000023/00000004/art00006>。经杂志出版社与作者授权翻译成中文。文中带*号的部分为英文原文的注释部分，具体请参见英文原文。本文作者为：托马斯·科考夫(Thomas Kirchhoff) email: thomas.kirchhoff@fest-heidelberg.de, 他现在为德国跨学科研究院教授。微娃·文森（Vera Vicenzotti）现为瑞典农业科学大学风景农业、计划与管理讲师。Email: vera.vicenzotti@slu.se